

南宫山上这棵树

程斌

此刻,我想自己在不觉中融入到大自然里,很想让自己变成这里的一棵树、一块石或是一滴水,抑或残雪中的一点白……

不知不觉,抬头望时近处水雾散去,远处群山间依然云雾缭绕,我的目光穿过红栎林的间隙,远处黑黢黢山顶徜徉在茫茫的白色云海,山川和我都要飘飘欲仙,好一幅人间仙境。

在同伴们的不断催促下,我这才如梦初醒移步回到了人间,来到这栋有3层楼高的仿古建筑金顶宾馆门前。但很快,我又被宾馆门前悬崖下和附近四五棵挺拔苍翠的树木所吸引,原来这就是被当地人称作铁匠木的神奇树种。眼前的这棵树已有五六百年,碧绿的叶子边缘长满了锯齿。借助植物学工具书我才知道,铁匠木又名铁橡栎、叶柞,是一种常绿乔木,一棵高达15米,即使寒冬腊月也不落叶,但是在酷暑难耐的夏季却纷纷焕发新叶。

铁匠木常生长于海拔1000—2500米的山地阳坡或干旱河谷地带。记得二十年前和十年前,我曾有幸在南宫山顶一睹那株千余年的高山栎。树冠如华盖,高约10层楼,胸围两个成年人环抱都不够,这棵树曾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遭雷击而枯亡,却在同一世纪八十年代神奇地复活了,枝叶茂密郁郁葱葱不说,粗大枝干上还生出了忍冬、花椒、四蕊槭、青栎槭、常青藤等多种不同的植物,蔚为壮观。如今,天命之年的我又遇到了铁匠木,颠覆我对树木的认知,更为常年云雾缭绕的南宫山披上一层神秘面纱,也让我这个从小在渭河畔长大的汉子更加敬重热爱南宫山上的这棵树。

身处曾经的秦头楚尾,我突然想起来两千多年前一统六国奠定华夏文明的始皇帝嬴政,他曾在赵国为人质,历经九死一生的磨难终成帝业。南宫山上的神奇树木诸多,不仅有高山栎、铁匠木,还有铁匠木以及我不知名的许多树木,不经风雨难以成才,不历风霜难以常青。我想,树木如此,做人也应该如此吧。

一阵寒风袭来,地上的树叶被卷入空中,狂舞不止,仿佛一瞬间进入到寒冬腊月,但无论天地间还是山川间似乎充满的并非肃杀意味,而是一种蓄势待发的勃勃生机。

风撕扯着一棵迎客松上青翠的松针,闪烁的绿影在枝头跳跃着、飞扬着,仿佛重重叠叠的刀光剑影。云雾中,一树一枝,一山一林,影影绰绰,宛若百万雄兵,铺天盖地而来席卷着苍穹,气势磅礴,喊杀阵阵。

此刻,山风微动,泉水清灵。云雾缭绕,起起落落,山间万物灵动变幻起来。神奇的南宫山上一棵树,竟让我一时间看呆了。



“岚雾今朝重,江山此地深。”一别十余载,我心念着久远的南宫山能有机会再继续前缘,此番终于成行赶来相见。

一路上我暗自咀嚼着唐代“诗王”醉吟先生的此番佳句,携同事约好友一行7人从安康驱车70多公里赶赴陕川鄂渝四省市毗邻的风景胜地岚皋县南宫山。

尽管这是去年11月16日的事情,但却恍如昨昔,历历在目。我们驱车沿山路蜿蜒盘旋而上,初冬的山地树木凋零,云雾缭绕。我们渐行,云雾渐浓。

云中净,世间桃源。在二郎坪停好车,众人沿千步梯入口拾级而上。这里正是闻名遐迩的南宫山国家森林公园,集绝美、险奇、峻秀、幽静以及扑朔迷离般的神秘于一身。初看绚丽多姿,再看奇趣横生,细观则妙不可言。南宫山涵盖着二郎坪、金顶、火山石、高山栎、莲花寨等美景。无论是弘一大师不腐真身,还是古代火山多次喷发的痕迹,或者是第四纪冰川遗址,抑或是原始次生森林的幽静神秘,都令人忍不住啧啧称奇、叹为观止。

回忆起来,第一次到南宫山是在20年前,那时正值“五一”假期,我从西安携妻

儿与众人跋山涉水赶来,既揽奇山赏美景,又邂逅漫天飞雪,从此,南宫山如梦中恋人般令我魂牵梦绕。第二次是在10年前的盛夏,我从巴蜀之地汉中赶来,凉爽宜人神秘莫测的云海更让我牵肠挂肚。

此番,我是第三次来南宫山,似久别重逢的故人,兴奋而又忐忑,既陌生又熟悉。景随步移,眼前的一切很快让我融入其中,内心不觉释然。

林荫小路静谧而又原始,除了步履声,就是身旁山间淙淙的流水声。无论是枫杨、柳树,还是领春木、红栎树,或是杜鹃、猫屎瓜,都是树叶凋零枝头萧条。不管是树木、灌木,或是藤蔓,都给初冬时节勾勒出些许萧瑟的画意。近处的石头上长满了青苔,反而苍翠欲滴,让我在凋敝景象里顿时喜出望外。

心随景生,果然不假。前行几十步后,一棵又一棵绿意盎然的铁匠木与我期不期而遇。它们耸立在寒风中迎接着我们,粗大枝干上长满了青苔,苍劲古朴葱茏毓秀,像极了饱经风霜但依然豁达乐观的老人。杉树这种精神和姿态突然让我心里一热,寒冬里我赶紧挺直了身板快步迎了上去。

美原来无处不在。不觉中我们来到林海深处,这里长有70多棵粗壮的林木,有风吹来,不远处的毛竹绿叶发出柔和的沙声,似乎在为林海而歌唱。此刻,浓雾紧锁山林间,一切都缥缈虚无,我恍若进入到天秘境,小心翼翼地俯身寻路,只见金黄色、橘红色的落叶散落在林间,积落厚厚一层,软软的柔柔的,似是山川的地毯。一棵棵树的枝头还挂着零星的红叶,寒风里一副傲然迎霜雪的姿态。

沿着蜿蜒林间石道继续缓缓而行,云雾淡薄处,一块巨石静卧在路旁,长满了金黄色的苔衣。我凝神而视,恰似一只巨大蜘蛛在聆听天籁之音或正向山川林木而歌,甚至它是否想吃天鹅肉?悄悄近前俯身观察,我真怕惊扰了它的美梦。雨雪过后,空气中弥漫着轻薄的水汽,正轻抚着青苔,也是这只巨大蜘蛛柔软而湿润的青衣。

林木静肃,不远处泉水哗哗。白色云雾连绵于天际间,没有一只鸟儿飞过。渐渐地,我落在了众人之后,长久驻足聆听这远离都市喧嚣的天籁之音。道旁或林间角落尚存皑皑白雪未完全消融。水滴沿着石头上的青苔悄然滑落,落在层层树叶上,滴滴答答,发出动听的声响。“是谁多事种青苔?早也潇潇,晚也潇潇。”我为自己的天真哑然失笑,原来美就在潇潇雨声处。

家乡稻菽香

李永明



蓝天白云、艳阳高照,在凤凰山下的恒口示范区袁庄村,隆重的插秧节正如火如荼地进行,水汪汪的稻田里,庄稼汉子铆足劲儿拔秧、抛秧,稻田里清波荡漾,上午还是一片黄,下午就是满目绿。对于村民来说,插秧是一年中最重要的事情,一株株稻苗,承载着村民们对丰收的期盼。看着眼前热火朝天的农耕景象,我的思绪一下回到了儿时的插秧时光。

我从小生活在农村,对农作物怀有深深的情感,在漫长的人生岁月中,也在每日的柴米油盐里,我对稻子钟情有加,对一粥一饭倍感珍惜。只要回味起来,心头便涌起无限乡情,脑海中不断回忆起“喜看稻菽千重浪”的丰收景象。

每年春分一过,村里人就坐不住了。灌水、筛土、育苗、施肥、浇水、通风,种稻的每个环节都容不得马虎,每个过程都要认真仔细。为了秧苗长得更壮实,农民在每块秧苗的四周,都用塑料薄膜覆盖,起到聚光聚热的作用。走在窄窄的田埂上,还能听到村民们忙碌之余随口哼唱的插秧歌,让人感受到平凡村居生活中迸发的点点诗意。

插秧歌里流动的韵律,在泥土中生根,长遍家乡的田园。六七月份,烈日当空,太阳毒辣地照射着。这时,父亲会戴着草帽,在秧田里薅草,面对稻田,任何杂草都逃不过父亲犀利的眼神。稗草和稻子长得非常相似,但稗草更光滑,父亲用力把稗草连根拔起,甩到田埂上,只消半晌工夫,那些稗草在阳光的暴晒下便蔫软了。日子一天天过去,经过风雨阳光的滋养,稻穗慢慢探出头来,它的出场显得谦逊而腼腆,果实正在绿叶间变得日益饱满。某一天走向田野,发现稻穗上的稻花占据了视野,它们低着头,向大地预告着成熟的信号。

和蓝天相映成趣的稻子,是金秋时节,大地上最闪亮的风景,全家人早已等待这个时刻良久,从春天播撒下第一粒种子开始,从碧绿的稻秧开始,从辛勤的劳作开始……就盼着稻田变得金黄一片。

头天晚上,父亲在磨刀石上磨亮一把把镰刀,乡村深处,家家户户都严阵以待,只消天亮,就带着农具冲向田野。这是乡村最生动的场景,用久的磨刀石像凹下去的一轮弯月,也是农人们引以为傲的劳动工具。

父亲用一把雪亮的镰刀割去一片金黄。庄稼地里满是丰收的喜悦,村民脸上都是满足的笑容。他们将积攒的每一丝力气毫不保留地泼洒在稻浪里,挥动镰刀、弯下腰肢,重复割稻的动作,金灿灿的稻谷治愈着农人的疲惫,一株株沉甸甸的谷穗似在弯腰鞠躬,沉默地向大地致以谢意。

拾稻穗,是农事中不可或缺的尾声。父亲告诉我,拾稻穗是劳动生活的一种,多年以后,我才明白,拾稻穗还是人生的启蒙课,不拾稻穗,十月就不完整,没有拾过稻穗,便不会懂得感恩。

稻子收割、晾晒、脱粒后,母亲就会给我做香喷喷的大米饭,端着一只青白相间的花瓷碗,咀嚼着散发热气的米饭,稻米的香甜直抵味蕾深处,这是丰收的味道,是劳动的味道,是自然的味道。它是大地散发的恒久之香,万千植株绽放的馥郁芬芳。

而今,我已到了知天命的年纪,依然没有做到像躺在米缸里的大米那样沉稳安静,有时还冲动任性,我行我素。回溯这些年的经历,我还没有做到像稻穗那样成熟。但我希望自己写下的文字,也能像稻子那样,从灵魂的稻田里长出来,丰盈我的生命与岁月。



在所有的水果中,我最爱吃的是剥皮的而不是削皮的,柑橘、香蕉、荔枝、枇杷,表皮一剥开,果肉新鲜可见,很快吃到嘴里,无须清洗。削皮的水果就有些麻烦,要找水果刀,要找水源,吃水果的时候还要经历一层障碍。

不久前,恒口文联约我去雨帽岭采摘火龙果,我立即同意。火龙果是一种剥皮的水果,吃起来便捷,没有酸味儿,更重要的是火龙果有减肥效果,在注重瘦身的时代,这种水果备受青睐。雨帽岭是一片平缓的坡地,因为山岭酷似一顶帽子而得名。前几年初建的时候就去过,他们借助周围的地形,开辟出了一大片草坪,小湖泊旁一棵欹斜的树,颇有风姿。清泉山庄就在雨帽岭帽檐下,绿竹环绕,院落洁净,可以喝茶、吃饭、住宿。

火龙果的种植我还不是很清楚,但是这种热带水果的采摘对我们来说无疑有巨大吸引力。早晨九点,很多人就已经到了种植大棚外。大部分都是熟人,见面谈论衣着,胖瘦是女人免不了的话题。基地负责人给我们每人发了一把大剪刀,一看这架势,我便觉得很好奇,火龙果究竟是长在哪里?从大棚外面看不清里面的火龙果,走进去,就如同走进了热带森林,首先是温度高,塑料大棚内的温度足足比外面高十度左右。火龙果的树型很像一只大章鱼,果实就像章鱼吐出的泡泡。紫色的果实并不多,一棵树只有六七个,有的拳头大,有的小碗大。花朵是淡黄色的,像喇叭。这种热带水果经过了两年多的培植,终于成功挂果。据介绍,火龙果的种植对温度要求高,特别是冬天,不能受冻。

看到新奇的水果,大家纷纷亮出手中剪刀,负责人周总告诉我们要从根部剪,以免把果实剪破了。小心翼翼从枝干下穿过去,剪掉一个火龙果,一不小心,紫色的果浆就溢出了根部。如果

不注意,很容易被刺扎到。心急的女士已经忍不住剥开表皮品尝了。看到她们品尝火龙果时露出的笑容,我不禁想到杨贵妃在看到荔枝从岭南运抵时的欣喜。马伯庸根据运送荔枝的故事写了一部小说《长安的荔枝》,道尽古代运送鲜果的艰难。为了运送荔枝,特别建立驿站,调用全国之力,开辟水上巷道,调遣快马和骑手,并多次设计路线,反复尝试保鲜之法。“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这种感叹不无道理。在皇权统治的时期,为了博取妃子一笑,不知有多少官吏为此折腰。

好在多年以后,热带水果已经遍及街头。我们不仅可以吃到新鲜的荔枝,还可以吃到山竹、芒果、百香果、火龙果。瀛湖最近几年也在种植杨梅了,享用热带水果不再是贵族的特权。但无论街头卖的多新鲜,最好的水果还得是自己从枝头采摘的。当果实脱离树枝的那一刻,我们似乎就拥有了这个果实的全部生长过程,似乎可以尝到最初的蓓蕾,雨水的浸润,糖分

的形成,果皮的硬化。嘴里尝到的,是这枚果实的一生。我曾在黄河岸边见过苹果园,枝头的苹果自豪地挂在枝头,就好像在演唱一曲陕北民歌。曾在石泉池河见过李子园,饱含着汁液的蜂蜜李像绿色宝石压弯了枝头。小时候,读过丁玲写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小说中果园丰润静谧的景象,曾强烈触动了我的心灵,让我觉得文学是如此美好,美好得如同一枚果实。虽然要摘取这枚果实并不容易,但因为

有饱满的充满光泽的果实召唤,我们的辛苦就有了意义。我剥开火龙果的外皮,轻轻咬一口紫红色的果肉,一股浓烈的甜味儿充满口腔,手上被刺扎过的地方还在隐隐作痛,但甜美依然溢满胸腔。这是我摘到的果实,是盛夏的馈赠,也是我关于雨帽岭的最美记忆。

果园情

魏超

果子熟了,果园里洋溢着欢乐的笑声。乡亲们钻进果园,采摘最红最大的果子,顺手剥去薄皮,把可口的果肉送进嘴里,口腔瞬间溢满了甜甜的果汁。

这是在繁杂的工作之余,或躺下休息的时候,脑海里时常浮现出采摘水果的画面。这次趁着果子熟了,我提前做好准备,天一亮,就特邀40余位亲朋驱车到三姐家的果园摘果子。

三姐住在旬阳市赵湾镇红岩社区,211国道穿村而过,一栋栋楼房沿路而建,村庄错落有序,整齐洁净。公路北坡上就是农业学大寨期间修建的梯田,连綿起伏、古朴庄重,村民依靠这肥沃的梯田解决一日三餐,过好一年四季。

30年前,独具慧眼的刘哥和三姐把十亩梯田改种成果树,培植毛桃、鸡蛋杏、麦李子,后来又引进优质枇杷、黄杏、油桃等,建成了特色果园。由于北依秦岭、南枕巴山,昼夜温差大,光照充足,独特的地理和气候条件,使这里出产的水果酸甜适口、风味独特。放眼望去,绿树成荫、果实累累,一枚枚果子在枝头颤颤巍巍,惹得人垂涎欲滴。

进入果园,只见各色鲜果挤满了树枝,把树干压得很低,果子散发着甜美的香味,蜜蜂和飞鸟都忍不住趴在果子上大快朵颐。枇杷黄的诱人,剥去薄皮送入口中,果肉甜丝丝的,非常开胃;鸡蛋大的杏子黄灿灿,香甜如蜜;红黄相间的油桃脆嫩可口、百吃不厌;毛桃给人一种怀旧感,酸甜爽口,回味无穷;李子品种较多,红的、紫的、绿的,口味各不相

同。回头再看大伙儿,都围在果树旁,各自享受着新鲜美味的水果,陶醉在田园风光里。

三舅虽年近九旬,但精神矍铄,他手持拐杖进入果园,一边看着满树果子,一边讲述童年趣事,感慨乡村巨变,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小姑也83了,看着我们,她既喜悦于园中繁多的鲜果,更为亲朋欢聚的热闹而眉开眼笑。五舅妈不甘落后,一会儿就摘了两大袋果子,并挑选出最大最好的果实展示自己的成果,教授大家采摘诀窍。七旬小姨身体硬朗、健步如飞,轻松爬上枝头,摘取树顶上的果子,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小朋友们是最开心的,他们成群结队地穿梭在果园里,一会儿在枝头绿叶间露出笑脸,一会儿在园中追逐嬉闹,引得熟果落地,一派欢声笑语。

每年这个季节,三姐终日在果园中劳作,凌晨四点多就起床把采好的果子运到赵湾镇街头、农贸市场摆摊设点,天亮时开始叫卖,饿了就吃自带的吃食,渴了喝自备的开水,直到下午3点前后,把没有卖完的果子送给街坊,就又赶紧回到果园里挑选采摘熟果,直到天黑停歇。水果需要1个多月才能卖完,三姐就这样坚持了二十多年,甚是辛苦。好在每次亲朋们来帮她销果一千余斤,减轻了她的劳作之苦,缓解了销售压力。

刘哥和三姐都已年近古稀,体力逐年下降,无法再像以往那般拼力卖果了,但果园就像他们精心抚养的孩子,倾注了心血,寄予了厚望,虽力不从心却也不甘放弃。年年岁岁,他们就依偎在这山村之畔,过着“朝摘果子午赏景,晚住园中夜观星”的田园生活。



雨帽岭的火龙果

王娅莉